

中国美术奖最新金奖得主

罗玉鑫：让岭南水墨画走向世界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特约摄影 文三原 黄诚林(作品图除外)



罗玉鑫获得金奖的作品《休戚与共》(中国画)



罗玉鑫在工作室

初见中国美术奖最新金奖得主、广州画院专职画家罗玉鑫，她身着卡其色长裙，外搭玉珠扣立领深色马甲，在绿萝蓊郁下更显恬静温和。每天，她总要花不少时间照料庭外绿植，边观察、边记录。

“下午3点左右，植物的影子正好落在地上，随着折射角度变化而游移组合，就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采访约在午后，她轻推开门，带领记者从光影婆娑的植物世界走进另一个“花鸟世界”。

工作室内豁然开朗，四周墙上悬挂着花鸟画作，墙边也摆放着一些裱好的画——伸懒腰的猫咪、趴在地上的小狗、成群的火烈鸟、层叠交错的火烈鸟……

沉着而淡雅的墨色充满温情，洋溢着一股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盎然的气息。正中央摆有两张长桌，案头清供蒲竹碗盏、奇石古玩和画像砖拓片。木质书架上可见偶然拾得的枝丫和松果，随意装点摆放。

“艺术创作属于精神领域，离不开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成就一个生意盎然的灵魂。”罗玉鑫自号“悦心”，在她看来，绘画是一种心印，画家通过画笔触碰心灵，引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共鸣与思考。

壹 对动植物有“偏爱”

茶桌前，罗玉鑫熟练地洗杯泡茶，往事随茶香氤氲而来。“我小时候喜欢在一些包装盒或日历纸上乱涂乱画，也喜欢动手剪、剪纸。一位绘画老师看到我随意涂画的画，觉得很惊讶，跟我爸爸说我有画画天赋，要好好培养。于是，爸爸为我报了儿童活动中心的美术兴趣班。”

罗玉鑫记得，兴趣班课程一般在晚上，父亲常在教室外的昏暗走廊坐着，边打瞌睡边等她下课，随后开摩托车接她回家。“爸爸经常说，我喜欢学什么就去学，从来没有给我任何压力。”她内心早已种下的绘画种子，在宽松温暖的家庭氛围和学习环境下自由生长。

为了报考广州美术学院，她跟随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的于老师学习素描、色彩和速写。在学习过程中，她惊叹于中国人物画的温婉气韵，于是决定报考国画系。2003年，她终于如愿考上广美。大二进行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分科时，罗玉鑫选择较少同学报的花鸟画科目。

“老师和同学们都以我会报人物画科目，但我想起了陈佩老师的话，人生选择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罗玉鑫对动植物有“偏爱”，这从她家养的小动物便可窥见一斑。“我曾经养过八哥、鹦鹉、兔子、龙猫、小狗和小猫。现在家里有一只柯基犬和十四只猫，它们既是我的模特，更是我的家人。”

贰 既依恋传统又把目光投向全世界

2012年，广州画院院长方土率团赴德国法兰克福市宝罗教堂展厅举办“溯源——岭南民俗风情画展”，她应邀作参展展。为了凸显画作中的岭南文化元素，让岭南水墨画走向世界，罗玉鑫反复思索，迸发出“花地砖”系列的创作灵感。

“刚开始很犹豫能否以‘花地砖’入画，在一平尺的小品上画了四片花砖和一只猫，没想到其实很有意思。”花地砖是西关文化的重要符号，无论是几何构图、色彩搭配还是空间布局，都充满了岭南风情与时代气息。罗玉鑫说，她从小就在花地砖上摸爬滚打，画中砖面映射了她对家乡文化的依恋与回味，“除了形式感，还多了一份文化担当和传承。”

如今，罗玉鑫每天清晨7点起床，在家楼下的公园慢跑约一小时。“选择早晨运动是因为我喜欢阳光，早上的太阳温暖而不伤人，它可以滋养我的身体。”

回到工作室后，她总会虔诚地泡上一道茶，随后研墨，开始作画，整个过程充满仪式感。“在当下的社会，我们不停地忙碌追求所谓的理想，有时难免会浮躁，忘记停下认真思考。可以说，茶道研习是我给生活的‘留白’，每一次的低头饮茶，都是我对内心的一次观照。”

工笔画崇尚写实，求形似，绘画过程中需要画家全神贯注。下笔前的仪式感，能让罗玉鑫保持内心平静，思考画面的整体结构和布局。“写意画与工笔画的写意性同样重要，但由于工笔画技法相对规律且耗时，容易把最初的灵感与心性磨灭。”

“我认为新意需在画面的气息上寻得，因为无论如

她创作了《那些年》《四季如风》《老地方》等“花地砖”系列作品，从体现动物的自然大气、奔放之风，转而追求场景感的营造，像是一段凝固的记忆，弥漫怀旧复古的生活气息。

而在绘画题材上，罗玉鑫也大胆向外突破。“以前，我关注的是家养宠物或动物园里常见的动物。而在近五年来，我把目光投向全世界范围内有趣且珍稀的动物，比如兔狲、水豚、北极熊、仓羚、犀牛等。”在北京读博期间，罗玉鑫受到导师姜宝林先生的启发，开始尝试表达少见的、造型夸张的动物形象，如《无忧之地》中形似“诺亚方舟”的水豚。

而在本次荣获全国美展中国画金奖的作品《休戚与共》中，罗玉鑫描绘了北极熊趴在冰层上休憩的场景，独角鲸、虎鲸、北极鲑鱼、茴鱼、鲱鱼在冰层之下自由穿梭。

“画面从雌性的独角鲸开始，过渡到深海之下的视角，一串串的水泡动态从右下往左上上升并穿插其中，意在连接物象之间的关系并拓展画面空间的意境。”

极地生态的平衡关系着人类前途与未来，她以手中画笔描绘北冰洋生态圈的祥和景象，希望以此引发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关注。“无论面对怎样的花鸟题材，艺术家都是从自然物象而来，演绎自然界的诸多叙事，进而引发我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

为观者种下一颗善良真诚、保护自然的种子，是罗玉鑫将坚定走下去的一条绘画之路。

艺谈 “技”“道”结合 打开想象力

羊城晚报：艺术是充满想象力的，您怎么看？

罗玉鑫：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我们可以借鉴传统的中国画来证明这一点。例如古代传统的山水画没有定点透视，而使用一种游移式的透视法；《林泉高致》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古人是游观整座山以后，根据内心呈现出来的山水，因此山水画可以达到“澄怀观道”的境界。中西方绘画观念不同，西方绘画观念尊重眼睛所看见的客观事物，主要是绘所见之物。而传统中国画的观察方式、透视观念、空间表达则不同，中国古人主要是绘所知之物。比如，传统人物画也有帝王或主人翁在画面的体面大于仕女奴仆等，这都是按照古代尊卑礼法来主观处理；在花鸟画中，板桥桥有著名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这些都告诉我们，艺术需要打开想象力。

羊城晚报：您如何在创作中体现“艺术的想象力”？

罗玉鑫：其实，在我的作品当中有好些动物是我没有亲自见过的，但我依然可以根据经验去画它。古人也没见过鬼神，没见过龙等瑞兽，但他们画出来依然传神。那些没见过的动物，很多都跟我们见过的动物结构相似，只需要在写生基础上有一点点小变化，根据基础的经验完全可以转换，把它画得很真实，这就在原理上成立。

羊城晚报：您认为艺术家应如何磨练心性？

罗玉鑫：我认为，绘画既然是心灵的外化，除了技法的训练与把握，更重要的是心性的修炼。

在中国画的学习中，我一直注重“技”“道”相结合。“技”应该理解为艺术创作中的艺术语言，艺术表达手法，它是艺术实践的手段，是艺术家把内心需要表达的艺术意象外化、物化的方法；“道”则是对艺术实践的规律所做的总结，也是审美规律、艺术理论、创作经验的总结。我的方法是大量阅读美学、哲学和思想史的书籍，多看一些国内外高质量的艺术展览、电影，这样就可以不断地开阔眼界与胸襟。

谢端平的新作《从三分天下到百家争鸣》，正是他对基层文学批评家们的批评进行长期研究和思考的成果

“求疵”比“求美”更重要

唐小林

在当下浩浩荡荡的文学批评大军中，谢端平无疑是一个“另类”。他曾是一名外企企业的高管，却在工作之余陶醉于文学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那时，在深圳的写作圈里，从事文学创作的业余写作者如过江之鲫，但谢端平的短篇小说《假证》，却让我眼前一亮，记忆深刻。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突然闯入了文学批评这支浩荡队伍，并且引人注目。

因为拥有小说创作的写作实践和创造小说，谢端平在分析文学作品、剖析文学现象、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时，明显有着更多的“优势”，而非像某些文学批评家那样，从书本到书本，从

理论到理论，行文于笔苦涩，让人云里雾里。他的文笔是锋利的，及物的，语言也是非常鲜活的，对问题的分析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批判性。而这样的“批判”，并非仅仅是为批判的批判，而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达到他心中理想的状态。

谢端平的新作《从三分天下到百家争鸣》，正是他对基层文学批评家们的批评进行长期研究和思考的成果。这种对基层批评家的热情关注和系统研究，在当下学界并不多见的。诚如谢端平在谈到该书写作的缘起时所说：“网络的兴起和时代的发展促使‘两新’（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文艺评论应运而生，在深圳等地成型并产生较大影响。本书系统地论述‘两新’文艺评论的缘起、特性、存在问题、困境与突破途径，对代表性评论家进行个案分析，呼唤文艺评论的百家争鸣。”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值得学界去认真探讨和仔细研究，无奇不有的学术体制往往表现出一种理论跟不上现实脚步，呈现出一种滞后的现象。

谢端平之所以要不惜放弃小说创作，耗费大量精力来写这样一部书，并非仅仅是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一个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期待，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更高要求，呼唤更多的文学批评家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进行学术性的探讨和广泛的百家争鸣。

与通常某些所谓的文艺理论专著相比，谢端平的《从三分天下到百家争鸣》，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更加注重文艺批评的写作实践和基层文艺批评家们所取得的写作成绩。为此，谢端平对这些文艺批评家们的写作状况和成果，进行了系统的追踪和详细的个案分析。这也是该书中最具特色、也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在充分肯定这支新力量的同时，谢端平毫不隐讳地指出了他们在文艺批评中存在的不足。这种饱含情感、凝聚着激情的文艺批评，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文艺批评就是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批评精神。

广州又称羊城，既是城，就会有城。古代广州城内的面积，大致等于2005年之前还未与东山区合并的越秀区，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路挖掘出古代不同时期的街道，在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王宫署遗址，揭示这里自南越国以来一直是广州政治文化中心。由越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龚自洪著的《游历越秀古街巷》（以下简称《古街巷》）将越秀区的街巷故事分为历史、风物、人物、民俗4个方面，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据1992年出版的《广州街巷图册》，当时广州街巷名称8800多个。但随着城市发展变化，房屋建筑拆迁改造，昔日的街巷不知消失了多少，即使能留存下来，人们对过去的马路街巷的来历亦知之甚少。《古街巷》对地名、路名、街名、巷名逐个考证，路名改为“大德”的故事。《从双门底到北京路》记述了从双门底到双门底的过程，1920年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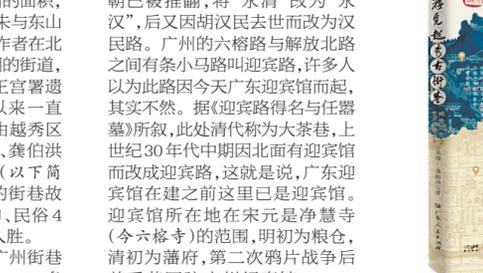
双门底到永清街的马路完工，因清朝已被推翻，将“永清”改为“永汉”，后又因胡汉民去世而改为汉民路。广州的六榕路与解放北路之间有条小马路叫迎宾路，许多人以为此路因今天广东迎宾馆而起，其实不然。据《迎宾路得名与任器墓》所叙，此处清代称为大茶巷，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因北面有迎宾馆而改成迎宾路，这就是说，广东迎宾馆在建之前这里已是迎宾寺。迎宾馆所在地在宋元是净慧寺（今六榕寺）的范围，明初为粮仓，清初为藩府，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1928年，英国人迁出，成为净慧公园。不久，公园内建有国际迎宾馆，迎宾路就是这时诞生的。《古街巷》一反以老照片来再现历史文化场景的传统做法，邀请廖宗怡、梁培龙、曾嵘、李伟文、林广平等著名画家为该书配图，别开新意。

龚自洪是一位典型的广州“地胆”（粤语），长期生活在本地对本地事物非常熟悉。他长期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著有《广州文

《古街巷》的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活泼接地气

“地胆”讲述街巷故事

林子雄



化源流》《广州华侨华人史》《商都广州》《广州美食》《粤剧》《广州刺绣》等图书10多种，发表散文、小说、评论、诗词、对联、方志研究、文史等文章共300多万字。《古街巷》的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活泼接地气，离不开他几十年来对方志文史的精心钻研。书中多处引用粤语方言、歇后语、谜语来讲述故事，以吸引读者兴趣，读者也从中学到一些粤语知识，颇有裨益。

无论是隐喻手法的运用，还是意境的深掘与心理的表达，《随水而来》都展示了新诗创作的深度和力度

以“不说之说”体现禅意

周思明

西篱新诗集《随水而来》十分精美，收录了她的99首诗歌作品，以短诗为主，同时也包括《水》《随水而来》《温寒的沉默》等叙事性长诗。这部诗集深入探讨了爱与存在的真实与虚幻，人性与情感的迷惘与魅惑，以及未来与宿命的可知与不可知等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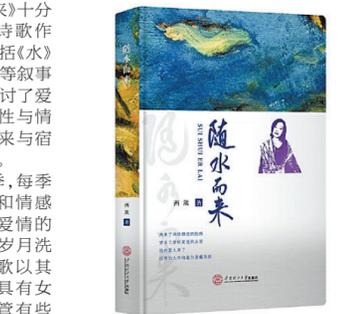
诗集的篇章分为四季，每季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跨度和情感色彩，既有青春的憧憬、爱情的吟哦，也有忧伤的浅唱和岁月洗礼后的沉静。西篱的诗歌以其轻柔、宁静的风格著称，具有女性特有的柔和之美。尽管有些诗歌可能带有忧郁的格调，但从第三季开始，诗集中出现了明亮、豁达的色调，如《浪漫的日子》《梦幻者的黄昏》等。诗人在《随水而来》中表达了对自然与艺术的热爱，以及对自我展示的渴望。她将自然和艺术视为统一的整体，并通过自然意象表达出单纯的艺术价值取向。

西篱的诗歌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描绘女性灵魂的旋律交响。她的诗作如同流水般流畅，如歌吟般动听，生生不息。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她对诗歌艺术的深刻洞察，也反映了她对女性内心世界的细腻观察和深刻洞察。诗人常常通过自然意象的运用，表达她对自然和艺术统一的理念。如在《作为最后的见证》一诗中，“雨”与“书”被用来象征自然和艺术的结合，展示了她理想主义的情怀和对单纯艺术价值取向的追求。但她的诗歌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诗作中充满了对人性和社会的关怀，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孤独、迷茫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这种将个人生活体验与哲学思考融入诗歌创作的方式，启发新诗写作者在作品中探索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诗人常在诗中留白，让读者自行体会，这种“不说之说”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一种神秘的“禅”意蕴。在《人们那样

注视着》一诗中，诗人以简洁语言表达深刻的自我剖析和独立意识。这种简练而富有深意的表达，对于追求语言精炼和意境深远的新诗写作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诗集中收集的诗词巧妙运用意象，以音乐作为情感理解的载体，通过对音乐的描写，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时代的追溯。这种通过具体意象来传达抽象情感的手法，为新诗写作提供了情感表达的新途径。

无论是隐喻手法的运用，还是意境的深掘与心理的表达，《随水而来》都展示了新诗创作的深度和力度。诗人将自然和艺术视为统一的整体，通过自然意象的“弦外之音”表达出单纯的艺术价值取向。



注视着》一诗中，诗人以简洁语言表达深刻的自我剖析和独立意识。

一切都是瓜熟蒂落，该是什么结局就是什么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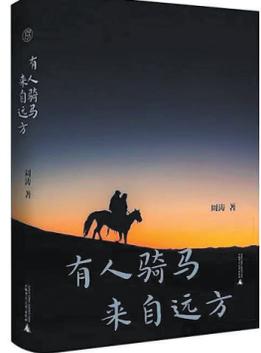
我骑的那匹马就是文学

周涛

这本名为《有人骑马来自远方》的书稿，可以算作我的七十五岁的礼物，给我，当然更是给更多的朋友。

我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人生，也在一些不大不小的稿纸上度过了半个世纪，我觉得十分自然、非常合适。我想不出非要投靠什么一线城市城市的理由，我在这里，随时感受着辽阔的空间，从来没有狭隘之感，我喜欢这样。天空，土地，河流，湖泊；高山，草原，骏马，羊群；流蜜的伊甸园，多情的各族人民。我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地、顺乎自然地融入其中，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写了二十年诗、三十年散文。如果能拥有健康，如果头脑不会变得痴呆，我还想试试能不能写一下长篇小说。

我对自己的这种生存方式很是满意，我不奋斗什么，也不想争取什么，听从内心深处的声音，做好自己的事情。让梦想归于梦，让理想归于理，一切都是瓜熟蒂落，该是什么结局就是什么结局。有人骑马来



自远方，远方是诗之地、歌之源，我不是徒步而来，我是骑马的人——我骑的那匹马就是文学！

秋之余韵，可以为念；万物生息，可以为鉴。无虫无害，无灾无难；有雨有肥，可生可换。秋既来之，冬已不远。赤橙黄绿，四季循环。